

■ 陈索新 报道

“这一年，邯郸民间集资崩了盘；这一年，全民要账很作难；这一年，没几人再犯傻为期房去买单；这一年，哥们随波逐流跟着没了钱……”回忆 2014 年的讨债之旅，邯郸民间融资人老梁以此缅怀过往一年的悲情往事。

半年前，一场击鼓传花式的融资危机引爆，将千年古城河北邯郸卷入全国舆论的漩涡。2014 年 10 月 23 日，上证报刊发的《邯郸民间融资狂欢落幕》深度调查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时隔百日，这场曾在几年前就埋下伏笔的融资危机现状如何？

从“土里刨食”的农民到乡间谋生的贩夫走卒，从勉强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到领取卑微薪资的公职人员……在位于邯郸东南 30 公里的成安城乡，记者耳目所及被卷入“跑路”风波的受害人，涵盖了各个职业群体。

这场源于部分房企老板“跑路”的民间融资危机，不仅让包括老梁在内的邯郸无数民间债权人受害至深，也让为其“输血”的毛细血管深植邯郸辖区的县、乡、镇、村上的为数更广、风险意识更弱的农民，成为“挤兑潮”的受害者。

一场波及甚广的乡间风暴

相比曾在温州、鄂尔多斯发生的民间借贷危机，邯郸的融资危机波及至广袤的乡村——受害人群更广、融资链条上的人数更多。

去年 11 月 26 日，是成安城南一位老汉的“头七”。时至今日，他当兵的儿子仍不愿相信原本乐观的父亲，会因为 5 万元的“存款”无法兑现而气死。

在儿子鲁强的印象里，父亲生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省吃俭用攒的钱，都习惯存在当地的农信社里。去年，村子里开始有人将钱“存”到另一家名字相仿的“农村合作社”里，利息比他存在银行里高两三倍。

与很多笃信银行信用、风险意识薄弱的农民一样，鲁强的父亲也无法抵挡来自农信社信贷员的高息诱惑。不同于银监会监管的农信社，“农村合作社”准入门槛低，很多农信社信贷员为了多挣钱，私底下都揽着后者的“飞单”。

“你去存钱，他们会给你看两个账，一个是农信社的，一个是农村合作社的，前者一年就 3% 的利息，后者是高达 10% 的利息。而且，你当即存到合作社，他们还准备了一袋大米，播种时还会给你送化肥，他们很会讨农民喜欢。”鲁强称。

前年秋天，鲁强的父亲将从“土里刨食”的 5 万元，交给本乡一家农村合作社，原本指望到期能多赚点利息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公司倒闭，所有人的本息均无法兑付，几番交涉未果后，绝望的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归路。

相比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，部分在县城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拥有一份体面工作的公职人员，也是这次乡间借贷危机的直接受害人。

“一个月收入才 3000 多，这个月开销就得 4000 多，你说我们压力大不大？”在县城做公务员的辛先生告诉记者，尽管早几年就在县城买了房子，但他们日常开销仍让他有些捉襟见肘，经常依靠透支信用卡过日子。

现年 35 岁的辛先生月薪 1600 元，他的夫人在县城中学当老师，月薪和他差不多，他们都来自农村，患病的父母需要照顾，还有两个孩子。除正常生活开销外，他们平时开支最大的项目是：赡养老人、子女教育和人情往来。

提起民间集资，辛先生并不忌讳他也参与了，而且是用套现信用卡的钱，以年息 15% 放出去，赚点差价。“今年套现了 2 万元，小赚了 3000 块利息，我这才算疯狂？很多人都有好几张信用卡，每张都能透支七八万。”他说。

套现信用卡，参与民间高息融资，没有多少人会像辛先生那样幸运地全身而退。据邯郸民间债权人老梁讲，很多公务员也参与了集资，他们是一开始的受益者，但后来为高息迷魂了，然后连本带息投进去，结果也成了受害者。

从“土里刨食”的农民到乡间谋生的贩夫走卒，从勉强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到领取卑微薪资的公职人员……民间借贷蕴含着巨大的风险，缘何都义无反顾飞蛾扑火般地扑向民间借贷？

“小地方的生活成本并不低，甚至在人情往来上比大城市开支更大，而他们的本职工作收入却难以抵消这一成本，他们不得已却寻找更快的来钱渠道。”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金融人士表示，并不能单单用贪婪来解释。

“三年翻番”的高息诱惑

本金“三年翻番”的承诺，不仅让当地怀着致富梦想的农民慷慨解囊，也吸引了方圆几十里的农民纷纷托人将钱输送而来。

从商城镇沿临漳路向南约 2000 米，一处写有“河北宁亮养殖有限公司”的巨型蓝色广告映入眼帘。由此向西，穿过军庄村不远处，就可以看到这家占地面积达数公顷的羊场大门。

去年 4 月，位于成安城西的军庄羊场，因传言资金链断裂，而引发数百名债权人的



邯郸融资危机百日追踪 民间借贷的乡间风暴

“挤兑”潮，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民间借贷的风暴点。

在此之前，羊场曾以“造福相邻、共同富裕”的名义，吸收周边农民的闲散资金，并承诺本金“三年翻番”，这一年回报超 25% 的高息，不仅让军庄农民慷慨解囊，也让方圆几十里的农民纷纷托人将钱借给羊场。

不久前，当记者来到军庄羊场时，除几位政府派驻的工作人员外，原本养殖的上千头羊已悉数被人卖掉，羊场过道的空地上被村民洒满刚刚收割的玉米，而老板据说已被公安部门拘留。

行走在军庄村街头，几乎每位村民都会主动向你诉说被羊场坑害的损失，为寻求“自救”，他们中很多人曾找过有关部门和法律部门，但由于利益诉求不一，至今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。

去年 6 月初的一天，作为驻守乡镇的治安管理员，家住城南的老王被临时抽调登记这家羊场的债权人明细，他记得那天已经是登记日的第四天，一大早就来了黑压压的人，他们少说也在二百人，等待兑付的钱，多则上百万，少则几万。

离开军庄，沿临漳路继续向南不远，就是长巷镇政府所在地，由此向西 1500 米，就来到了远近有名的李小屯村——该村处于成安、临漳、磁县三县交界处，因多数农民均姓“李”而得名。

提起李小屯，外界都会将它与“李希福”联系起来，其兴也兴，其衰也衰。在来该村之前，记者曾听说李资金链出问题后，村里人都很警惕陌生人擅自进村，因为只有保护好李本人，才有可能继续获得“吃高息”的可能。

当天下午，在本地司机的带路下，记者来到了李希福家的院落，但大门紧锁。相比当地其他农民的家，李家并无特别之处，“幸福之家”四个大字挂在大门上方，院内一排坐东朝西的堂屋，前面是排几间坐北朝南的侧房。

在过去二三十年间，李希福像是该村农民致富的带路人，乡亲们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，他则用钱堆起来一个数字惊人的“投资王国”，只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，无数人用血汗钱为之“输血”的王国的疆界在哪里。

或许，知道李希福投资了那些项目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投给他的钱能获得“三年翻番”的高额回报，尽管他也经历了类似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几次考验。多年的如期兑付，也让李的追随者遍及周边数省，保守估计所涉金额数亿元。

不过，几乎与军庄羊场出事同一时间，李希福的“投资王国”资金链也出现了危机，去年 4 月网上风传的图片印证，当时上门兑付的债权人挤满整条街道。很快李希福发出了手写的紧急公告，称缓期半年支付到期债务，而不到期的不予支付。

“按照协议，李应该支付的本息最快是今年农历正月初七，这几个月留给他周转，到时能否兑付还需拭目以待。”周边某村一位债权人告诉记者，他村有一位做生意的大户，在李家放了上千万的资金，整日为之担心。

据这位债权人介绍，他所在的村子可以说有 99% 的人都在李希福那里放贷，很多人都亲自见过李希福本人，相比其他老板，李还算是比较守信的人，这半年资金还有 10% 的利息。不过，他感觉李这次危机恐怕没有以前那么幸运。

乡间挤兑潮恐慌蔓延

仿佛就在一瞬间，最早由城西军庄羊场

和李小屯引发的“挤兑潮”恐慌，迅速蔓延至成安县各个角落的农村合作社。

老王所在的李家町镇，距离商城五十里，在看到军庄羊场债权人集体讨债的恐怖一幕，他就下意识地感觉到，他家人和亲戚“存款”所在的当地农村合作社，也有可能出现同样无法兑付的危险。

几天后，一位亲戚将信将疑，试探性地向合作社提款，竟然得到“现在没钱，再过几日”的推辞。很快，更多村民开始怀疑并拿出“存单”取钱，于是“全民挤兑”的熟悉一幕再次上演。

“前几年农民手里都没钱，这两年修路占地补偿了些钱，这些人都被合作社给盯上了。”老王坦言，结果钱到现在都没有要回来，这真是“你盯着人家的利息，人家盯着你的本钱”。

这一次，由于去年刚刚在县城买房，手里没有闲钱的老王算是逃过了一劫，幸免于难的还有去年借钱给老王的一些亲戚。事后，老王给他们开玩笑说，借钱给我，至少我人跑不了。

面对高息的诱惑，也有人始终保持警惕。老王认识一个朋友，他一开始就觉得合作社那一套“有猫腻”，就没有参与。只不过，在周围人集体陷入高息带来的狂欢时，能保持类似他朋友这样清醒的人并不多。

如果说早期债权人的利息还算合理，资金还用在合理的企业经营中，随着邯郸民间融资规模越来越大，后来部分新募集的资金不得不用在“借新还旧”上，甚至成为失去道德底线的商人“跑路”的准备金。

据老梁透露，部分农村合作社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圈钱，吸收村民存款后，他们想到的首先不是如何放出去，而是想着这个钱怎么花，不少合作社负责人用集资的钱买豪车，然后伺机跑路，在当地造成了十分恶劣影响。

去年 11 月以来，在邯郸一家 P2P 公司担任信贷员的小姜，最近明显感受到工作压力，不仅合格的新客户越来越难开发了，就连信用一向良好的老客户也逾期违约现象也日新多了起来。他最直观的变化来自收入，上个月还能拿到 9000 多元，这个月一下子跌到 2000 元了。

不久前，公司有位做小生意的客户违约，为了追回不到 10 万元的欠款，他们带了几十个同事去催收。“这位客户外面的债务很多，我们是最少的，这阵势吓坏了他，当天就要回了债款。”小姜坦言，如此行动也是无奈之举。

据小姜介绍，客户不需要抵押任何房产，只需提供最近几个月的资金流水，就能获得该公司不超过 30 万的贷款，贷出去的资金年息在 17%—24% 不等，随着民间融资危机蔓延，他们的客户违约率明显上升，目前已悄然收紧新增放贷额度。

“信用体系”破裂与愈合

邯郸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，或多或少与当地支柱产业萧条相关。当支柱产业出现崩塌，原有维系在熟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就变成了“无源之水”。

面对老人、寡妇的苦苦哀求，一脸堆笑的老老板将其哄骗走后携款而逃，徒留下可怜借贷人的无奈与哀鸣……上世纪三十年代，著名作家茅盾笔下的《林家铺子》中描绘了江南镇上民企老板“跑路”场景，今天读起来仍不觉生疏。

八十个春秋后，同一片土地上，曾经熟悉的一幕仍接踵上演——三年前的温州、鄂尔多斯，两年前的安阳，去年的神木，近期的邯郸……以史为鉴，新一轮借贷危机有何新

特征？拨开林林总总的真相迷雾，它又走向何方？

纵观各地民间借贷危机的诸多样本，民间借贷的脆弱之处，在于其维系在相对狭小区域内“熟人模式”的民间信用体系。当市场向上时，利益链上一荣俱荣，一旦市场向下，脆弱的民间信用体系则很容易断裂。

缘何近期频频上演集资人“跑路”事件？记者调查发现，上述区域民间借贷资金链的断裂，都或多或少地与本地支柱产业萧条相关。当一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出现崩塌，原有维系在熟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变成了“无源之水”。

风起于青萍之末。与依托煤炭崛起的鄂尔多斯相似，坐拥巨量钢铁资源的邯郸曾以“全国邯郸”而闻名。不过，随着“4 万亿”刺激效应的消失殆尽，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治污压力，让曾经辉煌一时的钢铁城市，再临涅槃重生的抉择。

几年前，在钢铁、水泥等传统支柱产业走向末路之际，邯郸开始借“三年大变样”的东风大力发展房地产业。不过，相比有限的城区人口，近年大肆膨胀的楼市供应，终于在去年夏天濒临崩溃的边缘。

1 月下旬，记者再次回到邯郸，尽管央行意外降息打消了部分购房者观望态度，但多数邯郸人仍对期房能否到期交付心有余悸。于是，邯郸楼市出现了这样的奇怪一幕——二手房房价开始企稳，而新房价格下跌却少有人问津。

“真的是怕了，去年的钱都套在一位开发商朋友那里了，现在我再也不敢轻信别人的预期承诺了，即便是再亲近的同学和朋友。”邯郸当地一位借贷人告诉记者，现在当地人买现房宁可价格高一些，也不选择期房投资。

据知情人士透露，邯郸民间融资的一大特点是，房地产开发商以楼盘认购、定期返房款等名义进行的融资，这些从表面上看似“买卖合同”，却暗地行投融资之实的借贷行为，其数目之巨难以准确统计。

“近年来民间融资在邯郸地区快速发展，并凭借门槛低、形式灵活、手续简便、放款迅速等特点，吸引了很多民众和中小微企业参与，并已出现无序发展的势头。”一年前，当央行天津分行课题组组员叶丽娟来邯郸调研，并发出“民间融资无序扩张存在隐忧”的警告时，不曾想竟在几个月后一语成谶。

据叶丽娟估算，邯郸全市民间融资规模约在 500 亿元—600 亿元左右。其中，作为借贷资金的毛细“输血管”，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的近 3800 家农业专业合作社不少涉嫌变相吸收社会资金，它们违规跨地区、跨行业吸储放贷，尽管额度相对不大，但涉及普通城镇、农村居民人数较广。

相比曾在温州、鄂尔多斯发生的民间借贷危机，在邯郸上演的新一轮融资危机，已经延伸至广袤的乡村——受害人群更广、融资链条上的人数更多，而在这场危机背后，也有着深层次的政策背景和社会因素。

从“全民放贷”狂欢到“全民讨债”噩梦，发生在邯郸城乡的融资挤兑潮，已经严重侵蚀了当地传统熟人社会的信用体系，从而从深层次讲，高利贷滋生的“食利者”一夜暴富心态和“产业空心化”现象，亦需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关注。

新年开年不久，曾经为创业澎湃、为高息蛊惑、为追债焦虑、为过往忏悔的老梁，再次踏上前往南方的生意考察之旅。在他看来，那些曾经轻易得来的“高息回报”，失去亦在不知不觉间，只有踏实地经营好自己的生意赚的钱，才能让他“睡个安稳觉”。

（上海证券报）

工信部查处 百余不良手机软件 主要为“吸费”

■ 段郴群 报道

近日，工信部发布去年全年及第四季度电信服务有关情况通告，数据显示，去年第四季度，工信部发现不良软件 107 款，涉及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、恶意“吸费”、软件自动向外发送短信、强行捆绑推广其他无关应用软件等问题；而 7 家企业的 7 款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安全防护能力有不同程度的下降。同时，信息安全公司的数据显示，恶意软件传播出现新的趋势，以高度近似模仿目前最热门应用进行传播，而安卓平台恶意软件样本同比增长近 4 倍。

恶意软件：主要为“吸费”

工信部的通告显示，去年第四季度，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对 40 家手机应用商店拨测筛查，发现不良软件 107 款，这些不良软件涉及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、恶意“吸费”、软件自动向外发送短信、强行捆绑推广其他无关应用软件等问题，而 360 互联网安全中心日前发布的《2014 年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》也显示，2014 全年 360 互联网安全中心累计截获 Android 平台新增恶意程序样本高达 326 万个，为 2013 年的近 4 倍。根据中国反网络病毒联盟的分类标准，2014 年 Android 平台新增恶意程序主要是资费消耗，占比高达 74.3%；其次为隐私窃取，占到了 10.8%，恶意扣费占到了 10.6%，而远程控制和恶意传播这两类恶意程序数量非常少，仅占新增恶意程序总量的 0.1%。

吸费出新招：高度模仿热门软件

恶意软件传播还出现新的招数，伪装成系统软件是恶意程序常用的传播手法，据信息安全专家介绍，一些恶意软件伪装成包括“System Service”、“com.android.version”、“google.system.input”等系统软件，而在正常手机中，确实存在同名的系统软件，但恶意软件为逃避查杀，故意与系统软件同名，从而达到恶意吸费的目的。

此外，高度近似模仿当前热门应用是 2014 年恶意程序传播的一个显著特征。恶意程序开始使用高度近似的模仿策略进行传播，名称和图标与原版程序略有区别，而这种方式非常具有迷惑性。

诈骗短信：三成冒充熟人

根据 360 互联网安全中心的筛选和分析，其中就有 33.5% 的诈骗短信冒充熟人或房东，要求接到短信的用户进行转账、汇款。在近日的通告中，工业和信息化部提醒广大用户，如收到“银行转账”、“积分兑换”、“系统升级”并要求登录某链接等相关内容的短信，务必仔细核对网站域名，防止误入“钓鱼网站”，造成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。发现可疑情况，可向公安机关举报。

垃圾短信：广告推销占近七成

工信部近日的数据显示，2014 年，12321 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受理有效垃圾短信举报 133307 件次，较 2013 年下降 42.9%。而 2014 年，360 手机卫士共拦截各类垃圾短信约 613 亿条，与 2013 年全年拦截 971 亿条相比，下降了 36.9%，随着普通垃圾短信的发送难度不断加大，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开始转向使用伪基站发送垃圾短信。统计显示，2014 年，在 360 手机卫士拦截的所有垃圾短信中，有 32.7 亿条为伪基站发出的短信，占所有垃圾短信总量的 5.3%。而从垃圾短信内容来看，广告推销类短信占比高达 69.1%；其次为诈骗信息、违法信息，占比分别为 10.2% 和 7.6%。

